

經義考

冊三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壁

唐太學壁經

佚

封演曰大曆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捨莫準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共相驗考參遂撰定五經字樣書於太學講堂之壁學者咸就取正焉

李肇曰張參爲國子司業年老常手寫九經以爲讀書不如寫畫通鑑注大曆中張參爲司業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

按唐舒元輿問國學記云元輿欲觀禮於太學謁者許諾遂前導之初過朱門門闈問曰此魯聖人之宮也遂拜之次至於西有高門門中有廈屋問之曰此論堂也又至一門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其庭其堂如入論堂云云會要通典諸書不詳論堂之制後學不知疑論堂爲講堂之誤故

具疏之

唐會要太和七年二月勅覆定九經字體令依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爲準

冊府元龜鄭餘慶以太子少師判國子祭酒元和十三年十一月以太學荒墜日久生徒不振奏請率文武俸祿修廣兩京國子監十四年十二月又奏請京官每月料錢每貫抽一十文以充國子監造先師廟并繕壁經制可 又曰開成二年八月翰林待詔唐玄度狀張參五經舊字樣歲月將久畫點參差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依字書商較是非取其適中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於五經字樣之末用證謬誤勅旨依奏

劉禹錫記曰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歸於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載崩剝汚穢淟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於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齊皞實尸之博士韋公肅實佐之國庠重嚴過者必軾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其制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背施陰關使衆如一附離之際無跡而尋堂皇靚深兩廡相

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遜其業而繕寫焉筆削既成  
校讎旣精白黑彬斑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來趨肅  
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蓍蔡由京師而風天下覃及九譯咸知宗  
師非止服縫掖者鑽仰而已於是學官陳師正等暨生徒凡四百  
二十有八人請金石刻且歌之曰我有學宇旣傾而成之我有壁  
經旣昧而明之孰規模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維韋俾我學  
徒絃歌以時切切祁祁不敖不嬉庶乎道人來采我詩時余爲禮  
部郎凡瞽宗之事得以關決故書之以移史官宜附於藝文云

按唐新舊史均不爲齊皞立傳新書宰相世系表瀛州齊  
氏皞京兆府司錄參軍而不言其官祭酒昌黎韓子集有  
送齊皞下第序文稱高陽齊生兄爲時名相出藩於南生  
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生所云名相者映也王定保摭言  
載隴西李舟與映書稱三十三官足下韋公肅舊史無傳  
新書入之儒學諸臣之列表云是逍遙公房元和初太常  
博士兼修撰

王履貞賦云國家覃敷文命建學崇政置六經於屋壁作羣儒之  
龜鏡剪遺文以辨謬俾雅誥以詳正是以儒業益敷皇風載盛數

學既闡廓斯分飾素壁而照月構丹梁而結雲於是集青衿之  
侶延鴻鵠之羣貞八索起三墳採典謨之淪翳次編簡之續紛稽  
古至今從百家之正義歸真背僞俾四海之同文於是博考羣臣  
宣明舊典旣科斗之互缺亦魚魯之相舛依鳥跡而難從訪蛇形  
而莫辨定茲金簡規程邈之隸書遵彼古文參史籀之大篆然後  
命鍾張之藝詔文學之官界四壁以繩直擇五色之毫瑞粲爾其  
采昭然可觀雖一勞之克定乃千載之不刊錯綜旣備班列有次  
欲昭明於六書先褒貶於一字俾去顛訛之惑用全述作之意苟  
不絕於韋編將永齊於石記至於止戈爲武反正爲文將爲後生  
之式必憲先王之法爰及垂露懸鍼鶴頭蚊足酌前後之模楷爲  
後來之軌躅瞻彼垣牆代茲簡牘篇章煥炳文雅照燭正以先王  
之修則曲禮三千習以孔門之徒則冠者五六所謂一人作則京  
國儀型光我廊廟異彼丹青示人範於古訓正國常於典經旣文  
明於天下宜遠域而來庭

按是賦載文苑英華當日試官以六經典法刊正文字爲  
韻篇中旣有俾四海之同文句不應後復轉入文韻且法

非文字有誤必其下尚有闕文刊本失去也

郭忠恕曰五經文字以屯陟倫切卦之屯音豚其濫讀有如此者  
又五經字書不分校校張氏皆从木非也 又曰驗張司業云久  
訛而不敢改其順非有如此者

錢易南部新書曰大曆十一年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  
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

按此正張參爲司業時事

釋贊寧續高僧傳大曆中勅定四分律疏建中改元其年五月疏  
草畢六月望勅僧圓照依國子學大曆新定字樣抄寫進

程大昌曰知者創物雖則云創其實必有因藉以發其知也蔡邕  
雖曰能書若無堊帚亦無以發其飛白之智吾獨怪夫刻石爲碑  
蠟墨爲字遠自秦漢而至於唐張參輩於五經文字皆已立板傳  
本乃無人推廣其事以概經史其故何也

王應麟曰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鐫之石張參等是正譌文按  
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爲司業始詳  
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爲文宗時人誤矣參所定  
乃書於壁非鐫石也

按張參自序五經文字有云十年夏六月詔委國子儒官  
勘校經本送尚書省參幸承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  
考互發字義書於屋壁凡三千二百三十五字所謂十年  
夏者大曆十年也今西安府碑洞石刻九經後附五經文  
字於參序十年句上增貞觀二字論世者遂疑不能決攷  
孟浩然集有送張參明經舉觀省詩蓋參在開元天寶閒  
舉明經至大曆年爲國子司業無足異者其貞觀字不知  
何妄人所增宋錢塘陳思撰書苑菁華卷中載參序無此  
二字而後有大曆十一年六月七日國子司業張參序一  
十六字讀之積疑始釋可知碑洞石本非唐人之舊矣  
又按劉夢得國學新修五經壁記稱參爲名儒參所書壁  
經至發題以試士今文苑英華載有王履貞賦其辭有曰  
置六經於屋壁作羣儒之龜鏡又曰一人作則京國儀型  
光我廊廟異彼丹青其推詡之至矣唐人多專攻詩賦留  
心經義者寡作史者宜以參入儒林傳而舊史新書俱不  
及焉其姓名僅一見於宰相世系表一見於藝文志小學  
類而已闕事一也參謂讀書不如寫書度其書法必工故

當時壁經羣儒奉爲龜鏡縱不得與儒林之列書家姓氏亦宜載之而書苑書譜書史均未之及闕事二也壁經雖無存然參所定五經文字與唐玄度九經字樣同刻石附九經之後歐陽永叔最嗜金石文字其序集古錄云上自周穆王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厓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乃獨唐所刻石經錄中跋尾三百九十六篇此獨無有是唐刻石經永叔當日反失於摹搨未免類於昌黎韓子所云掎摭星宿遺羲娥矣闕事三也今諸書皆有雕本獨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止有拓本無雕本闕事四也惟因參所詳定文字務從簡要以便士子作式不能如說文釋文之詳此學者所易忽因之末有開雕者矣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二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鏤板

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  
經印板勅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  
句度抄寫注出子細看讀然後顧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  
板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使雜  
本交錯其年四月勅差太子賓客馬鎬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  
顯路航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充詳勘官兼委國子監於諸色選  
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紙與減一選如  
無選可減等第據與改轉官資漢乾祐元年閏五月國子監奏在  
雕印板九經內有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今欲集學  
官校勘四經文字鏤板從之周廣順三年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  
子監事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顯  
德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稱準勅校勘經典  
釋文三十卷雕造印板欲請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

勅經典釋文已經本監官員校勘外宣差張昭田敏詳校

冊府元龜長興三年四月勅近以編注石經雕刻印板委國學每  
經差專知業博士儒徒五六人勘讀并注今更於朝官內別差五  
人充詳勘官太子賓客馬鎬太常丞陳觀祠部員外郎兼太常博  
士段顥太常博士路航屯田員外郎田敏等朕以正經事大不同  
諸書雖以委國學差官勘注蓋緣文字極多尚恐偶有差誤馬鎬  
以下皆是碩儒各專經業更令詳勘責必精研兼宜委國子監於  
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謹楷寫出旋付匠人鏤刻每五百紙與減  
一選所減等第優與遷轉官資時宰相馮道以諸經舛謬與同列  
李愚委學官等取西京鄭覃所刻石經雕爲印板流布天下後進  
賴之廣順三年六月田敏獻印板九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  
二部奏曰臣等自長興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  
殊邈傳寫紕繆漸失根源臣守官膠庠職司校定旁求援據上備  
雕鐫幸遇聖朝克終盛事播文德於有截傳世教以無窮謹具陳  
進先是後唐宰相馮道李愚重經學因言漢時崇儒有三字石經  
唐朝亦於國學刊刻今朝廷日不暇給無能別有刊立常見吳蜀  
之人鬻印板文字色類絕多終不及經典如經典校定雕摹流行

深益於文教矣乃奏聞勅下儒官田敏等考校經注敏於經注長於詩傳攷訂刊正援引證據聯爲篇卷先經奏定而後雕刻乃分政事堂廚錢及諸司公用錢又納及第舉人禮錢以給工人賜敏襲衣繒綵銀器并賜司業趙銖襲衣繒綵 樊倫爲國子司業太祖廣順末尚書左丞田敏判國子監獻印板九經書流行而儒官數多是非倫掇拾舛誤訟於執政又言敏擅用賣書錢千萬請下吏訊詰樞密使王峻素聞敏大儒左右之密訊其事構致無狀然於其書至今是非未悉

玉海端拱元年三月司業孔維等奉勅校勘孔穎達五經正義百八十卷詔國子監鏤板行之易則維等四人校勘李說等六人詳勘又再校十月板成以獻書亦如之二年十月以獻春秋則維等二人校王炳等三人詳校邵世隆再校淳化元年十月板成詩則李覺等五人再校畢道昇等五人詳勘孔維等五人校勘淳化三年壬辰四月以獻禮記則胡迪等五人校勘紀自成等七人再校李至等詳定淳化五年五月以獻咸平元年正月劉可名上言諸經板本多誤上令崔頤正詳校可名奏詩書正義差誤事二月孫奭等改正九十四字二年命祭酒邢昺領其事舒雅李維李慕清

王渙劉士元與焉五經正義始畢三年三月命邢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正義又重定孝經論語爾雅正義四年九月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等及直講崔偓佺表上重校定周禮儀禮公穀傳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義凡一百六十五卷賜宴國子監昺加一階餘遷秩十月命摹印頒行於是九經疏義備矣景德二年五月幸國子監曆覽書庫觀羣書漆板問祭酒邢昺曰板數幾何昺曰國初印板止及四千今至十萬經史義疏悉備帝曰非四方無事何以臻此因益書庫十步以廣所藏又詔寢之九月命侍講學士邢昺與兩制詳定尚書論語孝經爾雅文字先是國子監言羣經摹印歲深字體訛缺請重刻板因命崇文檢討杜鎬諸王侍講孫奭詳校至是畢又詔昺與兩制詳定而刊正之祥符七年九月又并易詩重刊板本仍命陳彭年馮元校定自後九經及釋文有訛缺皆重校刊板天禧元年九月詔國子監羣書更不增價五年五月令國子監重刻經書印板以歲久剗損也

宋史藝文志曰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學者無筆札之勞獲覩古人全書

又李至傳雍熙中判監李至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閒文

字訛謬尙多深慮未副仁君好古誨人之意蓋前所遣官多專經之士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或習周易者不通尙書至於旁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之故未得周詳伏見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彊皆苦心彊學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刊正冀除舛謬從之咸平初又有學究劉可名言諸經板本多舛謬真宗命擢官詳正

又邢昺傳景德二年夏上幸國子監閱庫書問昺經板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皆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典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

又趙安仁傳國子監刊五經正義板以安仁善楷隸遂奏留書之長編咸平四年先是詔國子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正義九月丁亥昺等上其書凡一百六十五卷命摸印頒行賜宴國子監並加階勳於是九經疏義悉具矣

國史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詔儒臣田敏校九經鏤本於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音釋令孔維邢昺讎定頒布於是經書大備

楊億曰雍熙中太宗以板行九經尙多譌謬俾學官重加刊校史館先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檢左傳諸儒引以爲證祭酒孔維上言其書來自南朝不可案據章下有司檢討杜鎬引貞觀四年勅經籍訛舛今後並以六朝舊本爲正持以語維維不能對孔平仲曰昔時文字未有印板多是寫本齊宗室傳衡陽王鈞嘗手自細寫五經置於巾箱中巾箱五經自此始也至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是雖在亂世九經傳播甚廣至周廣順中蜀母昭裔又請刻印板九經於是蜀中文字復盛

葉夢得曰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摸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書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又曰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

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徧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江少虞曰板印書籍唐人尙未盛爲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之後典籍皆爲板本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爲活板其法用漆泥刻字薄如錢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銀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爲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爲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爲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用布字此印者纔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一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爲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爲者木理有疎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載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爲予羣從所得至今保藏之

洪邁曰予家有舊監本周禮其末云大周廣順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經書畢前鄉貢二禮郭巒書列宰相李穀范質判監田敏等